

第一章 雾一般的童年

(1910.3—1925.8)

一、“克父母的人”

乌江和武义江一路奔腾宣泄、夺关闯隘，在浙江省东部偏西的地方稍作停歇，汇合一处，然后朝不远的富春江轰然而去。这个地方就是金华。

出金华的义乌门向东走约七十里，有一个叫畈田蒋的村子。1910年3月27日（阴历二月十七）春节刚过，这里人正在春寒料峭中准备新一年的农事时，从一条小巷的蒋忠樽家的门宅里，传出了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了人世。^①然而，伴随这婴儿来到人间的，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婴儿母亲怀孕时，在梦中曾看见儿子站在一个被汪洋大海

^① 艾青出生时，父亲蒋忠樽正在金华省立七中读书，未回畈田蒋他此时是新学堂学生，由于受到流行的维新思想的影响，观念比较开化。为艾青请算命先生的是他的奶奶徐氏和母亲楼仙筹，两人信奉佛教，尤其深信其“一切皆苦”的思想。她们请算命先生，是出于对解脱论的一种世俗化的理解。

包围着的孤岛上，四周波涛汹涌，海鸥惊飞，整个大地都处在摇晃之中。这个不祥的梦，使她和族人颇感不安。为了消灾避难，他们一边天天烧香念佛，寄希望于无所不在的佛祖，同时让孕妇吃了许多人参等补药。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孕妇生产时因婴儿头过大，在产床上无论怎么挣扎喊叫，孩子就是生不下来。有几次孕妇眼看已不行了，在屋子外面的外公、外婆说：“生下来就生，生不下来在天。”最后的话虽没说出，但意思却很明确：保不住孩子，就保母亲！过了两天两夜，一声啼哭终于从屋子里传出，这时，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婴儿刚出生不久，母亲即由佣人抬回了义乌的娘家。

楼仙筹怀孕 4 个月时就生病，此后一直小病不断。这次难产，更使她对那个梦痴信不疑。为了平息不祥的预感，她为婴儿起名海清，取澄清海水、镇平灾祸之意。蒋忠樽后来觉得名字不雅，遂改为正涵，字养源，号海澄。迷信卜卦的楼氏还特地请来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先要了婴儿的生辰八字，捻了一会儿胡须，才说：“这孩子是克父母的命。”接着，又神秘地叮嘱：“你年方 19，还不足以做婴儿的母亲。以后，让孩子称你‘婶婶’，称其父为‘叔叔’。至嘱，至嘱。”

因此，艾青自小就对父母以“叔叔婶婶”相称。大概算命先生和楼氏没有想到，这一古老的习俗影响了孩子的一生，包括他的家庭观念，对人际关系的态度，以及不同于人的独特的行为方式。以至 70 年后，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管父母叫‘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

‘无神论者’。从少年时代起，我从美术中寻求安慰。”^①

二、身世内外

在艾青幼年恍恍惚惚的记忆里，这是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大家族……据老人们说，蒋家世代在畝田蒋居住，有史可查的有四代人，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等数朝，迄今这个家族已有 150 余年的历史。艾青的曾祖父叫蒋田相，他从祖上继承了二三亩良田，和一处已具规模的宅院。蒋田相与原配洪氏生有四个儿子，洪氏故世时，儿子们已成家立业，并多半做了父亲。内有高宅，外有良田，一份不能算小的家业亦已由儿子们支撑起来。蒋田相完全可以撒手过几天消闲的日子，可他老先生偏偏 60 岁上娶了年近 40 的刘氏，在家里掀起了一场风波。刘氏（艾青的亲曾祖母）原籍江苏扬州，太平天国时与丈夫儿子逃难到畝田蒋，丈夫儿子最终仍死在乱刀之中。兵祸过后，刘氏一人沦落在此，因语音不通，只好挨家帮佣度日，境况很是凄凉。蒋田相娶她，可能是缘于一时怜悯。不想这一善举却招来四房儿子、媳妇的坚决反对。理由无非是，六十老翁娶一个贱妇，实在有损蒋家体面。性格倔犟的蒋田相却不理这个茬，照样把刘氏接进府里。儿媳们不敢把父亲怎样，私下里则把怨恨撒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继母身上，因非明媒正娶，刘氏只好隐忍着。在蒋家老少的眼里，这位妇人权且是一老妈子，家里挑水、做饭、喂猪和打猪草等一应粗活完全由她一人承担，谁都可以支使她，给她脸色看。日子渐长，刘氏的肚子开始慢慢隆起，这意味着家族中将会增添一个小小的家产继承人。对蒋

① 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读书》1979 年第 1 期

田相公死后家产一直各有打算的四房媳妇，对刘氏身体的变化自然非常敏感。好在时值冬季，刘氏推说是衣服穿得太多的缘故，这才遮掩了过去。

冬去春来，全家上下都在为新的一年兴奋地忙碌着，对东厢房楼上的动静，谁也不曾留意。直到有一天早晨，东厢房上面传来一阵又一阵婴儿尖锐的啼哭声，全人才猛然意识到，一个新成员来到了这个家庭。一时气急败坏的四个媳妇立即咚咚咚地冲上楼，声言要摔死贱妇的小孽种。但她们马上被眼前的一幕情景惊呆了：地板上铺着一堆凌乱的稻草，草堆里躺着蜷缩在一起的母子俩。时值春寒，刘氏却只穿着一件单衣，所剩衣服都当做了婴儿的襁褓。只见这男婴天庭宽阔，鼻梁笔直，虽然脸还是皱着的，没有完全展开，但仍可以辨出十分清秀的面目来。可能是对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动了恻隐之心吧，几个媳妇没吱声就下了楼，等于承认了他在这个家族的存在。这个生不逢时的婴儿，就是艾青的祖父蒋文蓬。

蒋文蓬幼年入私塾，受到严格的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他人聪颖机敏，而且能说会道，加上长得高大漂亮，又写得一手好字，在当地很有些名气。按照蒋家传统家风，凡男丁尤其是长子一旦受过教育，就应充任家庭的主要角色，所以，蒋文蓬刚 16 岁，即随已年迈的父亲做起了生意。因其不俗的才干，到他传给儿子，又添置三百余亩地，一处新房产，以及设在孝顺镇上规模可观的几家店铺。可惜他寿短，刚及 36 岁即过早谢世。问题就出在后娶的小老婆宝珠身上。宝珠来时带着一个女

据蒋希宁女士 1996 年 6 月 12 日谈话，孝顺镇距畈田蒋约十五华里蒋文蓬最初在该镇开办一爿叫蒋贤兴的小杂货店，后规模逐渐扩大，增至六个门面，二百余间房，除杂货店，又新开糕点店、酱油作坊等，生意颇兴隆。其中蒋家糕点尤受青睐，销至金华和杭州等地。

儿，为人刁钻，一进蒋家就明里暗里与大夫人徐氏作梗。徐氏性情柔和，自然不是宝珠的对手。蒋文蓬起初虽看不过去但宝珠一再蛮搅。也拿她没有办法。他开始只是一个人生闷气，后来就跟着宝珠抽起了大烟，没过多久，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犹如一个活骷髅。蒋文蓬的死，或许还与宝珠同徐氏的一场激烈冲突有关。一天，宝珠找徐氏，想让养女做蒋家的儿媳妇，男方即艾青的父亲蒋忠樽。徐氏当然明白她的用心，嫁女只是名目，目的还是为了蒋家财产，遂一口回绝。怀恨在心的宝珠因此不断寻衅闹事，两人经常大吵。见家里乱成这个样子，蒋文蓬心情极坏，干脆足不出户，整天在床上抽大烟，把卧房弄得乌烟瘴气。与其父蒋田相公寿终正寝的死不同的是，蒋文蓬是一口痰没咳出来，活活给憋死的。

应该说，家传到艾青的父亲蒋忠樽手里是风平浪静的，然国势却有如海上一艘颠簸不止的破船，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甲午年，洋务派经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海战中一败涂地，清王朝从此江河日下。这一事件，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殖民化的历史进程。就是说，4年之后出生的蒋忠樽所遭遇的是完全不同于前几代人的历史命运，因此，势必也决定了他会被迫做出另一种文化选择。蒋忠樽，字景，号衡石，受的是半旧半新的教育，9岁入私塾，凡九年；18岁考入新学堂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接受了六年现代教育，差点还留校做了民国的新式教员。倘不是多病的妻子拖住后腿，他或许会走另一条人生道路。不妨说，这奇怪的教育方式也培植出蒋忠樽半旧半新的行为举止及人

蒋忠樽在畈田蒋附近的兰溪读完私塾后，考入金华省立七中，在长达15年（私塾九年，中学六年）的求学生涯中，他始终是一个勤奋刻苦、学业优秀的学生（据蒋希宁1996年6月5日下午谈话）

格。

艾青回忆说：“当时中国学生已受‘进化论’的影响，那我父亲为什么还讲迷信？真迷信还是假迷信？我看是假迷信。他生活在农村，交往的却是县里的县长，镇上的警佐。警佐是吴晗的父亲。吴晗的母亲是我们村里人。小时我俩常一块玩。在那个地方，警佐很有地位和势力。另外，父亲还结交了军官、大学生，在‘万国储蓄会’里有存款，订了《东方杂志》、《申报》，就是这么一个典型，那样的时代产生了这么个人物。不过，他讲迷信有时又是真的。有一次，他头上被麻雀拉了泡屎，就递给我一个木碗，叫我去讨七家的茶叶，给他‘洗晦气’，我不去，他一气之下把碗扣在我头上，血流了出来。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很不愉快的。父亲常打我。有一次我被打后，气得写了张纸条：‘父贼打我！’放在抽屉里，他看见了，从此就不再打我。”末了，艾青又开玩笑说：“可见，有反抗他也害怕。”¹⁰

比起父亲，艾青母亲对他的影响可能不甚显著。楼仙筹生于1890年，是金华邻县义乌王阡村一个大户的小姐，曾与蒋忠樽生育过8个子女，3个早夭，只剩下5人，即蒋海澄、蒋希华、蒋希宁、蒋海济和蒋海涛。除海涛就读南京中正大学外，海澄、希华、海济均出身于杭州国立艺术院（今浙江美术学院）。对长子，楼仙筹尽可能地表现了关切，1928年寒假，当她得知艾青想赴法国留学而丈夫正为川资所愁时，毅然悄悄拿出四百多块大洋交给了他。艾青留法以后，经济非常拮据，楼仙筹利用小弟楼德权赴法留学的机会，请他带钱给艾青，但没想到，这位后来回国做了国民党参议员、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的弟弟却把

¹⁰ 艾青：《与青年诗人谈诗》，《诗刊》1980年第10期。

钱私自花掉，根本没给外甥。

数十年后，艾青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自己的“家”，表明并非是“很淡泊的”，恰好证明，他是非常在乎这个家的。艾青的性格乃至创作中，实在贯穿着一个偌大而刻骨铭心的“家”的情结。他愈是声称自己的遗忘，读者便愈会强烈地感觉到，家就像是一个摆不脱的幽灵，纠缠着他，撕扯着他，把他的心直弄得鲜血淋漓。1944年4月26日，他在诗集《献给乡村的诗·序》里，曾懊恼地谈到自己的出身：“我的这个集子，写的是旧的农村，用的是旧的感情。我们出身的阶级，给我很大的负累，使我至今还不可能用一个纯粹的农民的眼光看中国的农村。”^①1980年夏，他对一些青年人说：“我稍稍长大，就想赶快离开家庭。西湖艺术院的院长鼓励我到国外学习，我也想离家庭越远越好。就这样，我骗我父亲，说外国留学回来可挣大钱，他给了我法国的路费，我就跑出去了。”^②仅过了两年，他在家乡又指着自家旧房对众人说：“这都是畝田蒋过去地主家的房子。……不过，我这个地主，49年前，在写‘大堰河’时就‘交待了’！然而，1941年夏秋之间，当有人写信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艾青从延安寄回一首诗，上云：“我没在你坟上撒三把土”之类。撒三把土是金华祭奠亲人的一种风俗，艾青在诗里转引此意，含义是很明显的。可惜，这首诗在逃难中不幸散失了。

令人诧异的倒不在艾青对于“家”的“叙述”，而在这一叙述中表露的人生的深刻困惑。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只有感应到这一困惑，才有可能走进艾青的世界。

① 艾青：《献给乡村的诗·序》

② 《艾青全集》第3卷第45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三、大堰河的儿子

“我曾听说，我的保姆为了穷得不能生活的缘故，把自己刚生下的一个女孩，投到尿桶里溺死，再拿乳液来喂养一个‘地主的儿子’——我。”艾青说：“自从听了这件事之后，我的内心里常常引起一种深沉的愧疚：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从另外的一个生命那里抢夺来的。这种愧疚，促使我长久地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1]自1934年5月《春光》杂志（第一卷第3期）刊出《大堰河，我的保姆》以来，艾青还是第一次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的保姆。

大堰河年纪比蒋忠丕稍长。她是畈田蒋附近大叶荷村的人，自幼卖到畈田蒋，做蒋忠丕的童养媳。当时金华一带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妇女地位很低，许多穷苦人家没有文化，生养的女儿一直到老都无姓名者比比皆是。如果嫁人，就随丈夫的姓叫某某氏。可能是大堰河卖到畈田蒋时年龄太小，她本人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由于重男轻女，本村的人也无心追究，干脆叫她“大叶荷”了事。而艾青笔下的大堰河，正好是金华口音大叶荷的谐音。与蒋忠丕圆房后，虽然她起早贪黑地为家庭操持，不曾停歇过，家运未见好转，丈夫却在她生下第二个儿子不久撒手而去。丈夫死后，大堰河的生活更加困窘，后经人介绍，从邻村姜村招赘，并与第二个丈夫姜正兴生了二子一女。姜正兴经常酗酒，因家里太穷，心情比较郁闷，常借故毒打大堰河。村里老人说“大叶荷命苦”，也有人在私下里议论，说她生辰八字不好。后一种意见自然是无稽之谈，不足为道。

[1] 艾青：《赎罪的话》，1942年4月4日《解放日报》

大堰河是怎样做了蒋家长孙的保姆的？在畝田蒋生活了 20 余年才离开的蒋希宁老人回忆说：“我哥哥的第一个保姆是珠云姐，她在我们家约有半年时间，后来是因为奶头烂了，不能再喂养了才离开的。奶奶四处物色人，最后选择了大堰河。这里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家离我们家近，比较方便；一是她人老实。倒不是因为她刚断奶，畝田蒋断奶的媳妇不是她一个，而且她已生了五个孩子，奶水并不比别人的好。当时，奶奶想让大堰河住到我家来，她因为要照顾四个孩子，还要养鸡，走不开，这样就改作每天早上来，晚上带艾青回去睡。大堰河天天也让四个儿子过来一起吃饭，为了她奶水好，把孙儿养好，心善的奶奶并没有反对。那五年，都是这样过来的。”^①在蒋家，大堰河不只是带艾青，有时，还帮主人家做些零活，比如，做饭和缝缝洗洗等。因为她人勤快，且老实敦厚，于是很得老太太的信任，蒋忠樽和楼仙筹对她也算客气。老太太回娘家时，甚至把自己陪嫁的二十多个箱子的钥匙交给她，若逢上很好的晴天，就嘱她把压箱的衣物拿出来翻晒，大堰河均一一照办，很令老太太满意。这位善良的妇人把母爱也给了自己的乳儿。据艾青说，虽是多年前旧事，他还依稀记得，尽管大堰河家几乎徒空四壁，但仍搜其所用，在年节里给他切“冬米的糖”。常常放下手中的活计，把艾青抱在怀里，“用泥黑的温柔的脸”贴着他的脸，亲他的嘴唇。晚上入睡前，艾青透过屋顶的明瓦看天上的星星，大堰河给他讲流传民间的故事。她还把艾青送给她的关公画当作年画贴在灶边的墙上，逢人便夸乳儿的聪慧手巧。年纪稍长，艾青就和大堰河的四个儿子玩到了一起，像兄弟们一样土里滚泥里爬。这种朝夕相处的生活，以及近乎肌肤相亲

^① 据蒋希宁 1996 年 6 月 12 日上午谈话

的母爱，无疑在艾青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培植了“家庭”的气氛，对他心理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几乎是难以估计的。

被算命先生断定是“克父母的人”，并因此而叫爸爸、妈妈为“叔叔、婶婶”，是幼儿阶段的艾青在家庭遭受的一个致命的挫折。他有权追求“理想母亲”这一目标，但这个目标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不是他本人愿意这么突然就进入“寻求母亲替代”的心理移位过程的，而是蒋家强制性地为他安排了另一个“母亲”大堰河。幸好，她虽然存在缺点（并非真正的母亲），毕竟心地善良，尽心尽职地给了艾青母爱的补偿。然而，在人格发展的本质意义上，“替代”只起暂时的作用，却不解决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说，对一个生命个体的形成和发展，它只具有建设性而非决定性的“意义”。艾青说：“我妹妹是吃母亲自己的奶长大的，我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1]显然，在人格的潜意识深处，“母亲”和“保姆”两个概念的本质区别是被艾青划分得极其清楚的。大堰河在他记忆里顶多是一个善良的保姆，绝对不能算母亲；她可以被写进诗里，被歌颂，但最终只能是相对于“自己”、“自家”以外的“别人”。^[2]所以，在艾青诸多正式的文章和作品中，专门涉及大堰河的只有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同文章《赎罪的话》，而涉及父母之处则举不胜举。否则，像《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和《母鸡为什么下鸭蛋》两篇重要的谈身世与创作的文章，只谈到父母，则完全未提大堰河，就不好理解了。

“我和家庭关系不好，还表现在从小不许我叫‘爸爸’、‘妈妈’，只叫‘叔叔’、‘婶婶’，这使我直到现在‘爸爸’、‘妈妈’的音都发不好。这些都刺激着我产生反封建的意识和叛逆

[1] 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第 170 页。

家庭的情绪。”《与青年诗人谈诗》一文中的话，表明艾青对自己童年时代在家庭关系上的挫折感是始终耿耿于怀的，他一再批评自己的父母，恰恰说明他在以另一种方式强烈地寻找着情感的补偿。而大堰河，正好成为他与父母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

四、最初的习画者

金华素有“小邹鲁”之称，文章书画，代有名家。

蒋忠樽虽是一个地主，但身上文人气味甚浓。每天，除经营店铺生意，处理收支账单，安排佃农生产外，凡有闲暇，就一人到东厢房的书房里，或读《聊斋志异》、翻翻世界地图，或沉浸在研习书画之中，自得其乐。好像不是惯于稼穡传统的财主，俨然是一个舞文弄墨、性情飘逸的旧式文人骚客。书房墙壁上有一条幅，上云：“百年燕翼唯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是很能印证书房主人当时心境和气质的。在此环境中耳濡目染的艾青，不可能不受到这种艺术气氛的影响。“从少年时代起，我从美术中寻救安慰。”^①寄养大堰河家时，艾青喜欢用红泥土捏各类小动物玩，但真正习画的启蒙教育，还是自乔山小学开始的。当时校方在低年级开设美术课，配有专门的美术教员。恰好艾青班上的这位教员不仅画很好，工艺美术也较擅长。他为文明戏做美工，舞台背景画得清逸生动，同时还身怀制作精致文房四宝的绝技，这无疑引发了艾青对美术极大的兴趣。

在畈田蒋，各种节日里的民间艺术活动，与四季循环中的大自然几乎浑然一体。艾青与邻居家一个叫成功的孩子，是这

^① 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些活动热情的尾随者。现在虽然未见到艾青童年时观看斗牛的记载，但 70 年后，他的长诗《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倒唤起人们的“今昔之感”。诗人仿佛沉湎在人生某一时刻的回忆之中：“也许你曾经看见过，/ 这样的场面——/ 在一个圆的小瓦罐里，/ 两只蟋蟀在相斗，/ 双方都鼓动着翅膀，/ 发出一阵阵金属的声响，/ 张牙舞爪扑向对方，/ 又是扭打、又是冲撞，/ 经过了持久的较量，/ 总是有一只更强的，/ 撕断另一只的腿，/ 咬破肚子——直到死亡……”在写作的刹那间，诗人面对的究竟是已是耄耋老者的自己，还是那一个早成逝烟的少年呢？当年爱做梦的少年大概没想到，牛与牛之间的“残忍”，竟又原封未动地在人世间上演，而且更加惨烈和残忍。

在畛田蒋隶属的孝顺镇，秋收过后经常举行庙会。每逢会日，附近村镇的善男信女云集焚香朝拜，游客、商贾也接踵介入，热闹非凡。间有演戏和迎灯舞龙等节目，在临时搭起的戏台上连场表演，舞龙则在狭窄的街道边走边耍，引得观众阵阵喝彩。艾青奶奶和母亲均是虔诚的信徒，自然对赶庙会乐此不疲。艾青和妹妹希华、希宁因此常成为其中的看客。

畛田蒋村南二里外有座名叫羊乔山的小山。山上草木丛生，因为有一片片褐红色的枫树点染其中，煞是好看。临近深秋，艾青常与成功来此收集树叶，有时也画一两张速写。艾青性素沉静，平时不多言语，加之他常说的那种“寂寞”，无形中养成了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枫叶亦叫枫香，属落叶乔木，叶片如掌状，春季开花，秋季渐呈红色，于深秋凋零飘落。当枫叶挂在树上时，是很丰盈的，进入深秋，叶片转为干枯，这时的枫叶最经不起风雨的吹打。秋雨一来，即飘落一地，令人揪心。年幼的艾青对绘画的理解，是与民间艺术和大自然的特殊氛围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残酷激烈的斗牛，五颜六色的戏

曲道具、脸谱，散发秋天气息的枫叶，河边奇形怪状的鹅卵石，构成了人间社会和自然世界最不可思议的部分。它似乎成为艾青全部生命中一道稳定的底色：无论现实如何荒诞，也无论他的生活如何被命运扭曲，这些植根在心灵最深处的记忆，却始终不曾泯灭。

五、到金华去

1924年前后，对畝田蒋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金华县志》记载，1922年6、7月至中稻收获期，婺江水五涨，孝顺镇水涌至楼板，镇上街道可以行船，通济桥桥墩尖尽遭水毁。全县420余村受重灾，80%稻谷颗粒无收。

这一年艾青14岁，当时的社会思潮对他的心灵也有所冲击。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九岁。小学课本里已有启蒙思想——要求民主和科学。女学生们开始放足了。中学教师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自修室随笔》，我写了一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反对文言文。老师的批语是：“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老师的批语并没有错，我却在他的批语上打了一个“大八叉”^①

父亲所订《申报》上的消息，使艾青朦胧地感受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峻现实，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西方世界。虽然

^① 《艾青全集》第3卷第389页。

西班牙天主教早在清顺治元年就传到金华，几经挫折，在汤溪、孝顺等地设立教堂，甚至渗透到蒋家，使女主人楼仙筹变成了虔诚的信徒，毕竟对艾青还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现在，他的故乡浙江不仅成了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并且威胁到国家、民族乃至家庭和个人的生死存亡。

是年 6 月，艾青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该月 16 日，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另一件是他即将参加“中考”。两个在表面上似乎缺少联系的事件，“暗示”了艾青即将做出、而一生中也是一再面临的人生选择。“黄埔”距畝田蒋应属遥远，但它命中注定地赋予了蒋家长子难以化解的“黄埔情结”，而“中考”则意味着他离开故乡的一次“远游”，这种本世纪知识分子多半都要经验的人生形式，使他们既不同于守着乡土的父亲这辈传统的国人，事实上与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主要是在“书斋”清议社会改革的上一代知识者也有着根本区别。在人格的底蕴上，他们应属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而非“传统的知识分子”。^①

以蒋家对长子的要求，一是学到谋生的知识，二是学成回来守住家业。1924 年夏，艾青报考金华省立第七中学，作文题目是《苦旱记》，因他没有稼穡的体验，在考场枯坐良久，未得一字，只好交了白卷。榜上终于无名。1927 年后，艾青对父亲当时的沉痛心情仍然记忆犹新，他在《我的父亲》里含蓄地写道：他“要我们用功读书，/ 密切地注意我们的分数，/ 他知道知识是有用的东西——一可以装点门面，/ 二可以保卫财产”。这是艾青“走出故乡”遭遇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它也意味着在

^① (英) 詹·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第 117—120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金色童年”结束以后，艾青仍将会走上传统为一代代知识分子安排好的并不平坦的老路——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背着“为弟妹们做出榜样”心理负担的他，难免没有如履薄冰的心情，在同一首诗里，照旧留下了这种心理活动的痕迹：“他送我到村边，/我不敢用脑子去想一想/他交给我的希望的重量，/我的心只是催促着自己：‘快些离开吧——’”。

“走不出去”，就得“转回来”。艾青落第回到畈田蒋，碰上的两件事都令他难以忍受。先是父亲请人为他补习古文，这位老古董只会开列《左传》一类佶屈聱牙的书籍，这与艾青所受到的新文化教育无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事隔多年，艾青还清楚地记得这事，他说，读了一暑假的《左传》，我只记得“郑伯克段于鄢”一句。另外就是帮父亲收租和完粮。弟弟妹妹尚年幼，艾青不得不在补习之余，协助父亲担负起沉重的家庭的担子。收租，过称，记账，甚至还要代表父亲与店铺的客户打交道，这些事体不光琐碎，而且还得留点心计，不然，碰到稍为奸诈的人，不单吃亏，无形中还有被愚弄之感。艾青都全力以赴地去做了，但他显然于此毫无兴趣，父亲整日劳顿的身影不仅引不起他的同情，反而成为他心理上“卸不下”的沉重的负担。他当然更不想做在收租、完粮中过一辈子的蒋家的少东家。在这种情况下，艾青接受了父亲的安排，暑假之后，到金华县立长山小学补习，前后约半年。该校在金华县城，离畈田蒋有70余里的路程。长山小学前身为明清之际的长山书院，历史悠久，学养深厚，蒋忠樽看重的是该校曾培养了大批人才的实力，所以不惜较贵的学费和生活费用，把长子送到这里。以蒋家当时的经济实力，盘缠大概不会成为问题，临行，母亲为艾青准备的行李一应俱全，甚至把路途的吃食也细心做了预备，如酥饼、咸干菜、萝卜鲞等。这是艾青第一次独自离开家，因有佣

人挑着行李，也没有舟船辗转之苦；但麻烦在于，两地之间由于尚缺交通工具，70余里路程得全靠徒步完成。由畈田蒋到金华县城，须经傅村、深塘坞、孝顺、金轮、含香、东孝等村镇。时值秋后，天气闷热，一路颇是辛苦，除在中途简单吃点干粮外，基本上不敢停歇。艾青和佣人赶到县城，天色已近傍晚，一路打听，才找到长山小学，并安顿下来。长山小学高等小学部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本国历史、地理、理科、体操九科，男生加修农业科，女生加修缝纫科，再视学生情况，分修商业或英语。九科当中，除手工、图画较有把握之外，其余都很难说。据说，艾青“小学毕业前夕，老师出了个题目，要求把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石壕吏》改写成小说。艾青改写的小说获得老师的嘉许，被贴在墙壁上。一次，全校推选出三篇最优秀的作文，其中两篇是吴晗和他妹妹的，另一篇即艾青写的，题目是《百闻不如一见》”。^①

在此只待了半年，蒋忠樽又把儿子转到了金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第二年8月，艾青终于列名金华省立七中1925年新生榜中，当年该校共录取160名初一学生。

8月底，艾青最后一次来到羊乔山。满山的枫叶尚在葱绿之中，没有一丝泛红的迹象，这多少让他感到有些茫然。蒋家长子在家乡的岁月结束在即，而新的人生行旅又将从哪里开始呢？面对在风中翻腾不息的树浪，他内心竟没有浪漫的浮想，脱口吟出的却是子冰老先生教给的李白自哀自怜的《傀儡》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① 周红兴：《艾青的跋涉》第14、1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

第二章 在个人进退之间

(1925.8—1929.春)

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1925年8月最后一两天，艾青怀着在兴奋中又隐隐不安的心情，踏进了金华古城。

艾青一行人经东关进城，由孝街拐入石榴巷，穿过路口不远，便是省立第七中学所在的酒坊巷了。酒坊巷里最著名的建筑大概要数侍王府，省立七中就设在这里面。王府大门前有大石狮一对，门柱上方赫然写着“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几个大字。这种气势令艾青惊讶不已。这所中学学风浓厚，声名甚佳，邵飘萍、陈望道、何炳松、吴晗均出自该校，其中吴晗与艾青还是前后届同学。学校设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音乐、体操等课程，比较注重学生的基础训练。白天，由学监巡视各教室，发现学生上课时走神，轻则训斥，重则叫出来，让其在走廊上罚站。晚上10点钟熄灯，铃声响过，各宿舍的油灯齐刷刷